

“凡尔赛文学”“废话文学”“卑微文学”“丫头文学”“鬼打墙文学”……形形色色的“文学”，是2021年引人注目的网络年度文化现象——

多少流行语，假文学之名以行

文化观察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岁末，如果梳理网络年度文化现象，那形形色色的“文学”应名列其中。“凡尔赛文学”“废话文学”“卑微文学”“丫头文学”“鬼打墙文学”……过去一年中，占据了网络流行语的高地，三五天一更迭，你方唱罢我登场，引发了模仿和创作狂潮，也引人思考，带有恶搞性质的网络流行语，为何开始被冠以“文学”之名了？

网络新语体进化：
“XX文学”是高阶形态

“XX文学”并非凭空产生，类似的网络新文体早有迹可循。在进阶为“文学”之前，它们有一个朴素的称呼：“XX体”。在学者的梳理下，“梨花体”属于最早的新语体之一。2006年，诗人赵丽华的诗歌突然走红，但走红却是因为她的诗歌太不像诗。有一首叫作《一个人来到田纳西》的诗歌堪称经典，原文是“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如同白话断行一样的诗，毫不意外被“群嘲”，但由此引发的模仿热潮，却催生一种新的网络流行语体。此后，“凡客体”“见与不见体”“淘宝体”“甄嬛体”“咆哮体”等都一股脑地冒了出来。

这种“XX体”，或像“梨花体”一样模仿诗歌的样式对日常语言进行断行式表达，或像“咆哮体”用大量感叹号模拟咆哮的情态、表达愤怒情绪，或像“见与不见体”一样在模式化的语句中做填空题，即使像“甄嬛体”这样略带异质性的，也不外乎是句式扩充，但言必称“本宫、臣妾、朕、哀家”“极好、罢了、想来”等仍旧停留在形式模仿上，大部分都有固定的结构化和标志性词语。

相比而言，“XX文学”的创作自由度更高，似乎更担得起“文学”这两个字。据网友考证，这一批“文学流派”是以“咯噔文学”（或称“矫情文学”）为起始的，而更为人知的则是被《咬文嚼字》评选为“2020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的“凡尔赛文学”，进入2021年后，各色各样的“XX文学”让人目不暇接，甚至有人将2021年称为“互联网文学元年”。

以“凡尔赛文学”为代表的“XX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句式，而这与其诞生语境有很大关系。“咯噔文学”是饭圈文化的产物，起源于粉丝对爱豆的彩虹屁和粉丝写的以爱豆为主角的同人文，这些饭圈的二次创作基本都带有粉丝对爱豆的情感投射，用语显得有娇揉造作，外人看了不免“心里咯噔一下”。推而广之，所有带有矫情色彩，让人感到尴尬的文字都可以称为“咯噔文学”，这就跳出了“XX体”的既定框架。同样，知名的“凡尔赛文学”则因为博



主“蒙淇淇77”在微博上发布的一系列看似抱怨实则秀优越的碎碎念生活片段而成为显学。不管是“咯噔文学”，还是“凡尔赛文学”，都是概念为主，意义为主，怎样演绎、怎样填充，都是创作者、模仿者的自由，称之为“文学”并非一点儿道理没有。

甚至，还有对于特定的“XX文学”进行反叛而出现的新的“XX文学”，同文学史上不同文学流派的对话也很有相似性。针对明贬实褒、以炫耀为目的的“凡尔赛文学”，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巴士底狱文学”，刻意暴露自己的底层生活形态。像“人在机场，刚下拖拉机”等。“凡尔赛”是欲扬先抑，“巴士底狱”是欲抑先扬；“凡尔赛”有多高贵，“巴士底狱”就有多辛酸。

文学？ 讽刺的一种！

回顾“XX文学”的发生和传播过程，也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它们大多与某些普遍性的社会话题有关，对“XX文学”

的模仿狂欢实际上承载了一些公共情绪。如果说“甄嬛体”“咆哮体”之类的流行，还是出于“好玩”“恶搞”之类的目的，意在相互模仿过程中进行戏弄，相比之下，“XX文学”的初衷就显得不那么轻松了，反讽、自嘲的情绪占据了上风。

现在可以用“凡尔赛文学”形容一切炫耀行为，但最初这一概念是同炫富行为绑定的，通过反向嘲讽的“文学”直击物欲至上的消费主义；“privilege文学”则切中了资源不公平、教育不公平的社会现状；“废话文学”以车轱辘话、重复语句为主要特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自己在互联网中碰到的海量浪费时间却提取不到有效内容的信息，是对信息通货膨胀的“以毒攻毒”；而“卑微文学”，正如其名，对抗的姿态减弱了，“卑微”的意味更浓了，既道出了地位不对等的情感关系，更带有一些自嘲的意味。

用游戏的姿态将反讽功能玩到极致，“XX文学”最擅此道。与之共通的还有以“X学”命名的流行语体，如“明学”“六学”。“明学”就是专门研究《中餐厅》第

三季店长黄晓明言论的“学派”，“六学”则与六小龄童有关。将公众人物颇具争议的言论一一汇总，应用到日常语境，进行复读机式的重复玩梗，并常常伴有表情包、视频等二度创作，这就变成了一种“学科”，一门“学问”。称其为“学”当然带有调侃的意味，不过这对于理解“XX文学”也相当具有启发性。或许，不仅是内容，就连所谓的“XX文学”的命名本身，恐怕也属于反讽的一种。

名为“文学”，实为“游戏”

纵然自身承载着时代意义，具有相当自由的拓展空间，但“XX文学”难逃所有流行语昙花一现的命运。纵观近一两年的“XX文学”迭代速度，会颇为讶异。在有网络流行语百科全书之称的小鸡词典上，各类“XX文学”就有二十余种。如此快速的更新换代，一方面说明了网络语言自我革新的惊人力度，但另一方面，“XX文学”逐渐脱离其本意，成为一种命名的策略。

譬如“废话文学”，在得以命名之前，诸如“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废话句式已经被使用了一段时间，但一直没有规范性的称谓。或许是“咯噔文学”“凡尔赛文学”的流行给予了灵感，“废话文学”的名字逐渐被叫开了。不管什么样的流行语，戴上一个“文学”的面具，似乎更容易被快速地接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XX文学”的争奇斗艳。

在“XX文学”的泛滥中，人们急切地从一种语言游戏切换到另一种语言游戏，“XX文学”的意义也消解在模仿的狂欢中，那些熟练使用“privilege文学”“凡尔赛文学”的人恐怕早已忘却它们为何产生、又为何引发狂欢。

更有甚者，将“XX文学”当成了流量密码和商业变现的手段。以时下流行的“当代语言艺术家”为例，这是一种带有错乱、令人费解的口语化的话语，以“家人们”“咱就是说”“一整个”等为标志性。有媒体人将其命名为“鬼打墙文学”，即表达语无伦次、难辨语义，仿佛舌头在“原地打转”。据新榜统计，“OhmyLady花花”是抖音上最早一批发布“鬼打墙文学”视频的博主之一，早在10月初就凭借“鬼打墙文学”的表白视频获赞45.3万，而在11月与某APP拍摄的合作视频中，将“鬼打墙文学”的语言要素植入其中，成功实现了商业变现。

无心者在反讽中会心一笑，有心者将其转化为流量密码，都牢牢地将“XX文学”圈定在语言游戏的范畴。但话说回来，较之一般流行语，“XX文学”的创造空间无疑大大延伸了。在无节制地重复“YYDS”“绝绝子”，甚至不加节制地滥用流行语的当下，“XX文学”创新了一种较为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在网络语言表达越来越趋向同质化的时候，给流行语注入了一点儿鲜活的生命力。但必须承认，这种变化是极为有限的。

《雄狮少年》：平凡的鼓舞与潸然

阿玉 点映



□ 王文珏

真正去影院，亲自看过《雄狮少年》这部影片的人，很难不被它感染。习惯了看各种封神宇宙大IP系列，人们几乎忘记动画可以照进现实，照进一个普通人最平凡之梦。

哪吒系列好吗？好。但它最大的问题是，

当看了多部封神系列后，总觉得自己好像只看了一部。哪吒和姜子牙，一部青蛇一部白蛇，它们之间有什么过于熟门熟路了，一切人工设置的障碍、无比憋屈的劲儿如出一辙，神仙转世是困境里的仰卧起坐，等待神力觉醒即刻打爆天下……熟到有些心理逆反。

《雄狮少年》是真正的“燃”，而绝非单纯的“爽”。它更加关切的是，人们在平凡命运中遭遇到的最艰苦锤炼，心理内层最强大的建设，这种建设基于生活真实的负重，基于那些从来不自归自己写就的残酷剧本。片尾，毛不易吟唱着最平凡的心声——“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辗转反侧，不过谋生”。

平凡，甚至低于平凡。这就是男主角阿娟的命运。留守儿童在佛山乡下长大，而年复一年，父母依然在广州工地打拼。瘦弱、邋遢，村里人说他是个病猫。老在被嫌弃的眼光里打转转，阿娟缩头缩尾，始终佝偻着身子都不自知。

可他痴爱看舞狮。鼓声一响，魂儿都好似被充了电——那可是雄狮啊！红黄黑白，威风凛凛，踏步高升，是他一辈子摸不到的昂扬。想参加广州舞狮大赛，想给打工的爸妈惊喜，想证明自己不是废柴。阿娟和同样被嫌弃的阿猫阿狗拜师学艺。师傅曾是当年帅遍佛山的狮王，可那又怎样？狮王老了舞不动，也得卖咸鱼。

四根废柴，就这样在岭南乡下，在燃烧的红木桶下，开始了追梦生涯。2005年的佛山小镇，舞狮是一个娱乐匮乏少年的全部梦想，它不仅是一个梦想，更是力量和精神，是儿时父母的温暖，是能证明自己“行”的唯一路径。舞

狮的壮美与灵意，随着少年的身影在光华中翕动。

如果影片停留在拜师学艺、参加百狮争霸，证明自己的过程，全片就还是个包含体育精神的普通动画。转折在下半段，阿娟逐渐抬起的头被命运劈头盖脸打回来——父亲从脚手架跌落，高昂的医药费，让18岁少年舞狮的梦想变成一种奢侈。他必须去养家了，用稚嫩的肩扛起父母曾经的重担。

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只要一个瞬间。阿娟扛起麻袋包，告别细雨中哭喊相送的队友、师傅，带着心爱的狮头，来到广州。在这里，他更加什么都不差，钢筋大厦的缝隙里，是城市的晨曦，是少年默不作声的咬牙坚持。他打了很多份工，因为需要很多很多钱，而所有工种的动画写实，撕扯着城市打工者最艰辛的瞬间，人们在这里获得了比同情更深邃的共情，让人泪目也让人生敬。阿娟剃寸头，长出肌肉，在比舞狮更苦的锤炼里，他从孩子的天真蜕变成没有退路、只能向前走的坚毅。

阿娟决定离开广州去上海打工。最后一次，他举起红狮头在楼宇天台腾空闪现，地上的桩点早已被磨花——几乎熬尽所有的生活里，阿娟始终在每个夜晚的天台舞狮。舞狮就像拯救着童年的梦想一般，撑起疲惫的筋骨，容纳他所有的痛苦、怀疑。举起狮头，他就是天台上发光的汉子，家乡呐喊的少年郎。

舞狮大赛，老迈的师傅寡不敌众，阿娟在围观中放下行李，再次上阵举起狮头。挑战全场最高难度的擎天一立，他突然止步，半空中凝视着高不可攀的立柱，像用沉默等待的叫板。霎那间，同乡对手的鼓，过程中所有败下阵来选手的鼓，一层叠一层，鼓声越来越激

烈、愕然，天空之下不断催动的鼓点如万箭齐发，人的灵魂仿佛都加入了共振。这一幕，算得上近年动画片经典一幕，它催泪、又燃爆，紧张、又彻底，激烈壮阔。

特别珍贵的是，影片没有简化为浪漫主义的煽情叙事，没拿所有“抑”换取最终超人般的“扬”。结尾彩蛋，狮头挂上高高的擎天柱，阿娟跌落水中。红绸猎猎风中飘扬，狮头完成了阿娟的梦，却又那么壮丽而孤独。少年最终还是去了上海打工，他有漫长的路要走，无数的关要过，舞狮大赛的冠军不会改变生活，高光时刻也永远无法消解最艰难的寻常。层层递进的写实，带来的不是单纯情绪上的爽，而是真正的，有坚实内在的，精神上的逐渐强壮。不是宣泄，而是鼓舞与潸然，舞狮对于阿娟，梦想之于平凡人，像是把自己扬起的每一簇火，都砸进了脚下的泥。它成为火炉黑炭般的内燃，而不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式的“外挂”之燃。

关于阿娟以及小伙伴们是不是太丑……我觉得凡是已经过审的电影，都不大用担心这个问题。《雄狮少年》的不足之处，在于前半部分叙事过于单纯直白，但后半部分的次第夯实，能稍作弥补。

最后要说的心仪一点——故事极好地运用了舞狮这个元素。为舞狮伴奏的中国鼓是壮烈的，怕要走向失败，鼓声如奔流激出的血，是心脏与灵魂在躯壳里的催动，灵魂，一往无前。舞狮艺术本身则让人重新发现传统惊人之美，高桩如飞平地，落地即如生根，杂糅着武术、舞蹈的高难度力量与柔韧让人叫绝，也更加理解岭南舞狮“世界万变，也不失这志气”的硬净。舞狮，真的比跑酷酷。

未来看剧成本提高了？

据中新网客户端，继几天前爱奇艺宣布调整会员价格后，芒果TV也在12月22日发布通知，对其会员价格进行调整。总体来看，调整后的会员价格存在不同程度上涨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段时间，有关视频平台VIP会员“超前点播服务”“免广告待遇名不副实”等话题屡屡引发关注与讨论。今年10月，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相继宣布取消了VIP用户可花钱点播新剧集的“超前点播服务”。

中国消费者协会曾指出，视频平台贴合用户需求，提供VIP会员服务，应当尊重广大消费者，恪守诚信原则，遵守法律规定，杜绝唯利是图、违法欺客、霸王条款。据多家媒体报道，爱奇艺此前曾对调价给出回应：“视频平台的会员订阅价格一直偏低，这一现象已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为了建立更加良性的产业生态，让优秀的内容生产者有所回报，最终为会员提供更多、更好的内容，我们决定对会员价格作出调整。”

而对于视频平台会员价格上涨一事，编剧汪海林此前通过其微博表示，自己确实批评过视频平台会员费过低，但“要创造优质内容，再提高会员收费，让观众为好内容心甘情愿交费，而不是只提高收费却提供劣质内容”。

新人导演能靠综艺立身？

据文汇报，“拍短片没意思，拍长片能赚钱能出名……拍短片除了去电影节自嗨一下，什么都没有。”这是时下热播综艺《导演请指教》中青年导演宁黄的参赛短片《奥斯卡最佳短片》的开头。戏谑讽刺之中，道出行业的偏见与从业者的功利心。

不过现阶段，不管是否持有“偏见”，不管情愿与否，青年导演已经进入了一种新模式——通过综艺选秀平台的短片竞赛，踏出“电影梦”的第一步。这是因为：从短战线看，疫情让影视行业发展放缓，考虑到市场风险，影视资源和投资会更多地流向成熟大IP集中；而从长线看，全媒体时代的短视频消费悄然挤压着影院长片的生存空间，大量专业院校的毕业生转投短平快的视觉语言怀抱。

尽管综艺呈现短片赛制的形式争议颇多，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集中观察新一代青年导演所拍所想的窗口，同样的，也以最高效的方式让一部分青年导演进入观众和行业视野，看到他们创作的不同面向。就在这样一个特殊场域，在专业影评人与大众鉴影组的喜好碰撞中，新人导演被发现、被指教、被看见，未来电影的可能性也就此铺展。

打造IP，

如何从“破圈”到“常青”

据光明网，当前，中国消费市场上，用户的消费喜好正从单一型“物质消费”向复合型“精神消费”转变，大批90后、00后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越来越愿意为自己喜欢的IP买单。

目前，中国IP经济仍处在起步阶段，但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要打造生命力持久的IP，受访专家认为，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价值导向，故事驱动。内容为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崔迪分析，一个好的IP不是孤立的符号或标识，也不是单纯的意象组合，更重要的是要有叙事和故事，有了好故事，才能长久流传。

创新运营模式，延长IP生命力。崔迪表示，一个好的IP和在特定时代对不同传播媒介的适应能力高度相关，应在策划和设计初期就考虑到这种适应性。拥抱新技术，增强体验感。随着强调个体消费感受，重视消费心理体验的体验经济快速发展，能否为顾客提供沉浸式、体验式满足，越来越多地影响着IP的价值认同和发展前景。

培养IP产业人才。随着IP产业链的不断延伸，对于各种交叉领域人才的需求十分旺盛。创意人才同样紧缺。目前国内与IP经济较为相关的专业是创意产业或传媒设计类专业，专家建议，应树立IP全产业链的人才培育思路，在培育艺术表达和创意人才时，同步注重运营和管理等相关知识的提升和完善。

小说“有声化”之后，
作家爱不爱听

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日前，当代作家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有声书上线喜马拉雅APP。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格非表示，他非常看重有声书，“我慢慢地开始希望听一些东西，不完全是看了。过去无所谓用眼，今年我非常珍惜眼睛，不太敢看手机了。”

格非觉得，人应当把好书光应用到看手机上。“如果不能看书或者受限地看书，那很困难，所以我会对有声书有很好的期待。”格非说，自己对好的声音很着迷，因为声音里包含的“秘密”有时候可能比文字的信息量更大。“人类最老的秘密都在声音里。我们说话，不见得把话表达得很清楚，但声音首先告诉人们：这些都不喜欢你？你喜不喜欢我？你这话什么意思？这些都是通过语言信息表达的，而是直接通过声音传达的。”

不过，对于有声书，格非还有更多期许和心愿。他提到，有些他“很愿意读的书”，在现有的有声书平台可能是很“难读”的。比如哲学书《判断力批判》。“那多美啊！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利用一段时间听哲学，这个当然需要哲学家来朗诵——需要有哲学素养”。又比如《庄子》，朗读者的很难读出注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听众的理解。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